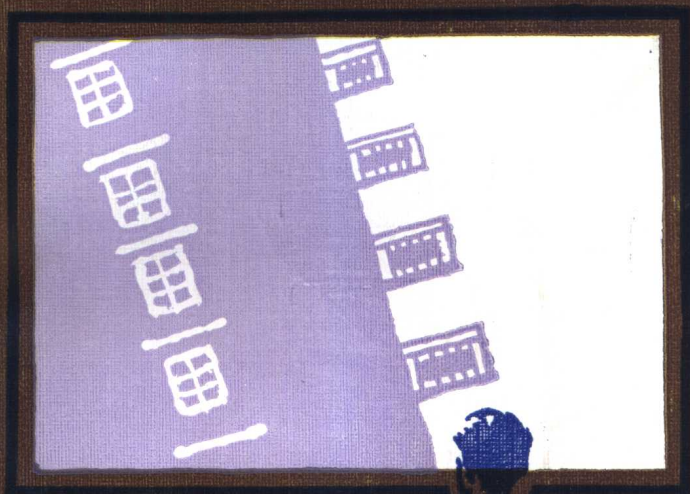




韩汝诚 著

失掉高潮的悲喜剧



2 033 2406 3

韩汝诚 著

失掉的那条路



群众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失掉高潮的悲喜剧

韩汝诚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30千字 插页3
1987年5月第1版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33 定价：2.20 元

印数：00001——10000册



郭西城

内容提要

本书是蒙古族作家韩汝诚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结集。从这些题材不同、手法各异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爱憎分明的生活态度和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

《失掉高潮的悲喜剧》、《枪响之后》、《拜年》等篇反映了在不正之风面前公正无私者的高尚节操；《隐秘的情侣》、《月光随想曲》等篇讴歌了知识分子身处逆境时的献身精神；《高副局长的婚姻哲学》、《祭品》等篇无情地嘲讽了荒诞年代里的那些畸型人物；《鸳鸯沟情话》、《八卦山新闻》等篇则是展示了三中全会后农村新生活的风情画。作品构思巧，情节真实可信，或幽默诙谐、妙趣横生，或清丽淡雅、委婉抒情，均俱雅俗共赏、可读性强的特点。

目 录

高副局长的婚姻哲学.....	(1)
小偷和君子兰.....	(15)
祭品.....	(23)
爱的伪证.....	(38)
隐秘的情侣.....	(58)
月光随想曲.....	(74)
滤色镜头.....	(97)
小玲的两个家.....	(115)
失掉高潮的悲喜剧.....	(126)
枪响以后.....	(145)
误诊.....	(162)
手足之间.....	(176)
厅长的饷包.....	(194)
晨练.....	(211)
拜年.....	(215)
及时雨.....	(227)
八卦山新闻.....	(235)
鸳鸯沟情话.....	(252)
球状阴影.....	(284)
蠢事.....	(290)
诗人的启迪.....	(295)
后记.....	(316)

高副局长的婚姻哲学

傻子除外，年轻人谁不关心搞对象的事？不仅关心自己的，也留心别人的，还常常是开玩笑、传闲话、没事聊天的主题。我这次进省办事，就因为想看看小高的媳妇，闹得好不尴尬。

我近视，又不惯于戴镜子，如果不是小高先招呼我，也许就错过了见面的机会。握手时，我凑近了细看，只见一身崭新的涤卡中山装架在他腰杆挺直的身上，除了比早先胖出两道双下颏和一个圆肚子以外，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精神那么帅！

当时人家是一下轿车就招呼我的。寒暄几句以后，我的拘谨才消失，不禁慨叹说：

“高潘兄，你一步登天，入了党、升了官，又进了省，居然还能认识老弟，实在令人感动，说明你很够哥们意思！”

“你还是那么爱开玩笑！”他用力摇着我的手，哈哈大笑。“形势需要嘛，干部对流。若调你来当副局长，你能不服从分配吗？”

“我！我可没那么大脓水……”

“哪里！”他正色道。“老同志传帮带，咱们干中学呗。”

不服人家不行，水平就是高，跟得就是紧，态度就是明朗，说话就是咬钢！但我却问：

“那么，你给我介绍个对象吧？”

“怎么，你还没结婚？”他果然不懂。

“不！我是说，有愿意下去的老干部，你给我介绍介绍，我跟他对流对流……”

他这才明白，笑着打了我一拳：“你呀，真逗！跟你在一起，就是有趣。这样吧，”他看看手表：“我要去开会，得先熟悉一下讲话稿。晚上你别吃饭，在招待所等着，我派车接你去，咱们好好聊聊。”他忽然用抒情的语调说：“唉，真想念咱们那些老兄弟，有机会聚会一场该多好啊！”

派车接我？真让人受宠若惊、盛情难却！

“听说你结了婚，可惜没喝着你的喜酒……”

“今天晚上补报。”

“哦，家都搬来了？”

“都搬来了。可老人没办法，硬说住不惯城市，吵着非要回去不可。我爹已经走了，娘不叫恋着孙子，也……”

他又看了看表，忙着说：“好，晚上见。”姿势颇为优美地一招手，匆匆走进附近那座大楼去了。

我独自在街头漫步，为即将到高副局长家作客而高兴。但我更感兴趣的却是副局长的夫人！想当年，为了小高找对象，费了我多少脑细胞呵……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间宿舍里，我是亲眼看见学徒工高潘怎样在一夜工夫成了全县有名的“高常委”的——当省城串连来的一个大学生告诉他一件什么内幕消息以后，一份大杀回马枪的大字报连夜赶写出来了。第二天，我们原先所属的那个造反派组织忽然被指责为“老保”，而“真正的”造反派则由小高领头杀出来了，而且杀向了社会。在兄弟厂矿的几个“响当当的”弟兄支持之下，小高一跃而为“联合造反大军”总

部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二常委。

“小老弟，你帮大哥干点什么呢？”他对我说。

“只要常委吩咐，小弟万死不辞！”

“给我保镖？不行，你眼神不济，只能擎着挨打。抄大字报？不行，你那两笔字，写出来太丢人。当广播员？也不行，你口齿不清，别人听不明白……”

“反正我就这么一堆一块，你看着使唤吧。”我叫他这么一说，简直没个孩子样儿了，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这么大大个常委，秘书总该用几个。小弟不才，愿给大哥做个第八号秘书。”

一句话提醒了他：“对，你给我做联络员吧，这是当前很时髦的官衔……”

不要以为我俩这场谈话是很认真的，不，其实我们是业余时间在宿舍闲聊。打这以后，我就成了他私人的联络员，当他出去串连、演说、辩论、敦促当权派，几天不归宿时，由我代收他的信件。开初我还不不懂我这个师兄弟为啥每天都收到信件，但是很快就发现了个中的秘密——他同时在和两三个以上的姑娘谈恋爱，我这个联络员原来是情书的中转站！

由于他知道我掌握了他这秘密，加上我这人虽好诙谐，嘴却十分严谨，从不外泄他人之隐私，所以也就不再瞒我。

“都是我过去的同学，追求我有几年了。纯粹扯淡，革命这么忙，哪有时间谈这个？成不了，一个也成不了。”

他“革命”是真忙，但恋爱也很忙。不久我就听人说，就在他那个“总部”里，就有两三个“准对象”，一个是广播员小赵，一个是打字员小钱。另外，据说我们车间的车工小孙，

还有县医院的护士小李，都和高常委在搞对象。人们开始议论起他的作风问题，但也有人用羡慕的口气谅解地说：“也难怪！小伙子长得不赖，又能写又能说，全县出名的造反头，谁不羡慕？你想学还学不来呢！”有人知道我跟小高要好，悄悄来找我证实这些传闻，我是一概否认：“对不起，无可奉告。”

这些传闻不久就得到了证实，他亲自来布置我这联络员任务了：“你设法帮我打听一下小孙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你不是认识医院的人吗？去了解一下小李平日的作风。”或者：“我现在简直眼花缭乱了，老弟，帮忙拿个主意吧……”我只好领受了任务，心想我这回可真成了他名副其实的联络员！同时我也为高常委精力的充沛感到震惊，居然能“革命、恋爱两不误”！

令我失望的是，每次当我这联络员经过一番周折完成任务，高兴地向他汇报颇为乐观的外调结果，并建议说：“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我看你别再挑了，打定主意就是她吧”时，跟我的愿望总是相反，他似乎早已经热情不高了。

“小赵的身量假如再高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考虑……”

哦，这是嫌个儿矮！

“小钱哪儿都好，可惜黑了点……”

还是没相中！

“小孙的鼻子塌点，若是象石膏头像那样的希腊式鼻子就理想了……”

原来鼻子不理想！

“小李哪儿都好，就是近视眼，我一见戴镜子的人，就

觉得别扭……”

看来我是白费劲了，原来这些姑娘他根本没相中。不过当他有一次终于向我宣布了如下的见解以后，我对他的挑剔也就不奇怪了。他说：“搞对象，其他条件都可以不必过虑，比如文化低，可以学习提高；思想落后，可以督促进步；体质弱，加强锻炼体质可以增强；有病，打针吃药可以治疗；出身不好，还可以正确对待；甚至品质不好作风坏，也都是人力可以改变的；唯独长相丑，谁也没办法！所以，搞对象第一要素是容貌！”怪不得过去他一见某个女同志长得差些，背后总要讥笑说：“还打扮呢，都赶上无盐娘娘了！”或者：“简直是钟离春再世，猪八戒二姨的翻版！”原来高常委在婚姻问题上竟有这么坚实的理论基础。

可能正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不仅我见过的赵钱孙李四位未搞成，连外地的来信慢慢也断了。总之，高常委当时除了闹一个“作风不好”的评论外，恋爱上一事无成，空费了我这联络员一番心血。

后来我支援三线建设离开了厂子，再也没有为他效劳的机会。不过听说他终于搞成了一个对象，而且据说也就靠这个对象，一举三“突”：一“突”入党，二“突”升官，三“突”到省里当了副局长。我不禁暗自赞叹：小高的对象总算没白挑，真叫他挑对了！

因此今日偶遇，既蒙热情相邀，我怎能不欣然前往呢？我真想见见带给我老朋友以莫大幸运的他的那位贤内助……

傍晚，一辆雪亮的小轿车果然准时把我从招待所接走了。转眼间已经来到一座小巧玲珑的花园洋房门前，主人正

站在彩色瓷砖贴面的雨搭前等我。他牵起我的手，热情而颇为得意地领我走进一间灯光耀眼的房间，请我坐在一张蒙着彩色大浴巾的沙发上，其舒适程度跟刚才坐轿车也不相上下。

我细细打量那房间，面积应该说不算小，但就是给人以紧迫、压抑的感觉。细一研究，原来是大立柜、五斗橱、茶几、沙发、写字台、转椅、京凳、立式台灯、收音机、电话，还有四盆君子兰……这些闪闪发亮的东西作祟。它们占据了大半的空间，结果留给人的却是：拥挤不堪，喘不过气来。

主人好象看出了我的意思，笑着说：

“这原先是个什么参事官的公馆，日本房，就是窄小。咱们住惯了农村的大草房，冷丁总觉得别扭。依仗着屋多：仓库、厕所、厨房、两间卧室……”

“那么这间？”

“就算客厅吧。”

我吓得想吐舌头，心里话：光客厅就摆了这么多东西，那卧室和仓库里不定还有多少呢，看来高常委这几年真发家了！

“你还是戴上这个好一点，”他忽然指指我脸说。“可惜颜色还浅一些，式样也不新。最好是黑色大宽边的，或者是琇琅架的那种。那样，你就神气多了！”

我这才明白，他指的是我的眼镜。心里不免暗笑，我戴它可绝不是为了神气，我是为了要看看你到底选了一位什么样的夫人，才特意戴上这副只有看电影时才派派用场的东西的。

我故意问：“你看了不别扭啦？”

他哈哈笑了，不知为什么脸微微有些发红说：“审美观点也是发展变化的嘛。”

又闲聊了一会，老太太进来了，我过去曾见过她老人家，赶紧站起来问候。

“唉，孩子，听说你要来，大娘可想你们那些小哥们啦……”高大娘一见我，象见了多年没见的亲人似的，眼泪汪汪地絮叨了一阵。

“大娘，你老这回可享福啦，好儿子，好媳妇，好房子，好生活……”

“好、好、什么都好！好得我都受不了啦！咋说呢？若不是孩子没人看，我早回咱那乡下去了……”高大娘正说得充满感情，忽然不说了，我猜（因为我眼神不好！）一定是儿子给了她一种什么暗示，不知为什么我硬是觉得儿子瞪了母亲一眼。“快、快去吃饭吧，菜都凉了！”

“我来给您添麻烦了！”

我深觉过意不去地说着，小高已经领我到了另一个房间。原来，还有餐厅！八仙桌上蒙了雪白的台布，杯盘酒菜早已摆好。

“实不相瞒，我已经喝过半顿。今晚上局里招待邻省的客人，局处长们做陪，我喝了两杯就告假退席了，为的是和你好好聊聊。”

原来如此，我越发感动。

“哥们意思嘛！”他说着满满地斟上两杯什么大曲之类的东西，满屋立刻飘散出一股浓郁的酒香。“说实在的，和那帮老家伙在一起喝酒，没什么意思，缺少共同语言，唠不到一堆去。他们是挨整的，咱们是整人的；他们属于过去，

咱们属于未来！还是咱们小弟兄在一起舒心、随便，可以畅所欲言，开怀痛饮。来！为意外相逢，干杯！”

“对这个，我可不行呵……”我端起酒为难地说。

“那你可就不够哥们意思了！”他认真地扭着我说。我只好皱着眉头咽了一口，他却仰脖就是一杯，神情立刻又快活起来：“上回咱们厂子里几位当权派来省，我特意请他们到家来喝了一顿，一个个好不高兴……”

“那还用说，局长请客不是很看得起他们吗？”我有意说得露骨点，猜想他一定听了高兴。

“让他们回去给我宣传宣传，我高潘不念旧恶，别看他们说我这个那个的，入党时硬是不通过，怎么样？我高潘还是我高潘，谁能挡得了我高攀啊！”

我索性让他放心吧，就说：“我回去也一定向老同志们宣传宣传，说我高师兄虽然升了局长，仍然怀念旧情，对老兄弟绝对够意思。”

果然说中了他的心怀，他又是一杯酒，豪情满怀地说：“对！过去只要对我够朋友，我对他也一定够朋友。有啥事只管找我，能办到的绝不含糊！”

我满足了他的愿望，他也应该满足我的愿望才对，所以喝了一会，我问：

“你夫人——大嫂还没下班吗？”

“她呀，根本没上班，在家呢，长期病号。”

我忙问什么病。

“没啥大不了的病，她那单位就那样，去不去上班都行，尤其是她，更没人问……”

是呵，局长夫人么！

“那、我得见见啊！”

“咳，她那个人，不会来事，也不会招待客人，见不见都行，你也不要介意。”

这么说，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可能要达不到。但这有啥法？主人兴趣显然不在这里。不过我还是不死心：

“总得让小弟见大嫂一面呀！”

“别忙，先喝着！”

我重又燃起了希望。

“可惜哥们分开了，要在一起，大哥早给你指点指点，老弟恐怕也早‘起来’了。”他深为惋惜地说。

“唔？”我自然很感兴趣。“现在为时也不算晚吧？愿听老兄指教。”

“谈不上指教。可以说是一点心得吧。”他自谦地笑笑，又大大呷进一口酒。“最重要的是‘路线’觉悟。啥叫‘路线’觉悟？首先得说啥叫‘路线’……”

“路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那是理论上的事！”他不屑地一摆手。“理论若不结合实际，屁用没有！我跟你说的不是书本上的，傻子才相信‘本本主义’！老弟，啥叫‘路线’呵？路线不是架空的，路线是具体的，眼睛看得到，手摸得到的东西，就好比这个酒杯，……”

路线是酒杯？这真是“本本”上没有的！可以想象，我当时对这种“心得”，该是多么若饥若渴地想听下去了。

“不是说：跟线要跟人吗？‘路线’就是人。你跟准了人，也就跟准了线。”他见我光是诧异，好象理解得还没深透，进一步又解释：“人和线，是互相依附的，是辩证的关系。

人不能离线，线不能没人……”

“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我说，“太抽象的东西，我这脑子转悠不过来。”

“就比如我跟的这位，她的线在省里；省里那位，线在沈阳；而沈阳那位，是通天人物！你想想，这么一跟一联，我就接上了中央首长那条线。”他神秘而得意地一笑。“这跟文化大革命时的‘站队’一样：站错了队，一错百错；站对了队，不对也对。我就是既站对了队，又认准了人，所以也就跟正了线。”

我似乎明白了，他之有今天，原来如此！但，我不能不虚心请教：

“怎样才能认准人呢？你又是怎样认准的人呢？”

“这是个关键问题。问得好！”他抿嘴一笑，端起酒杯又撂下，指指后屋轻声说：“首先，我认准了你这位嫂子！……”

听到此，我耳朵真都竖起来了，可是听到的却是从门缝里传来的一个女人尖声暴气地叫喊：

“哎哟——我的老太太！快给我撂下吧。你要想害巴我孩子，就说话！你咋不抓把狗屎给他吃？……可别再气我啦，你……”

副局长一听，连忙过去把门关严，割断了那狂躁的女高音。

“实对你说吧，你嫂子的舅就是钱祖耀书记。你嫂子倒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甚至比普通的更普通，但就因有一位好舅，就不是普普通通的女人了。当时，多少人都认识不到这一点，认识不到她的价值、她身后那广阔的背景，因为他们没有关于‘跟人’的概念，或者说没有‘跟线’的觉悟。而我

呢，虽然也有一番思想斗争，还是毅然决定豁出一头去！连老人反对，也毫未动摇……”

我没懂，忙问：“豁出哪一头去？”

“哪一头？我原先找对象的理论。”他好象有些惋惜的样子，但接着又用探讨问题的口气说：“记得我跟你说过，容貌是非人工所能创造的，所以是最重要的，这是我曾经身体力行过的婚姻哲学。但它有局限性。你能促使你老婆变化，你还能促使你老婆的爹、你老丈人也变化吗？”

“怎么不能呢？”

“他倘若是个‘屯二迷糊’，你能帮他变个省委书记？”

我目瞪口呆了。但我随之又笑了：“你原来变‘修’了！”

“你别笑，这可是个很现实、很严肃的问题。鲍鱼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你图希这头，就得舍了那头。我权衡一下利害，不得不牺牲了我奉行多年的哲学。”

我还是没有领悟：“为什么？”

“机会难得，不能错过。钱书记的外甥女若被别人捞了去，你哪儿再找这样的机会？有人说：机会加主观能动性等于命运。我十分同意这个公式。光有主观能动性，碰不到或错过了机会，命运就会完全另一个样子。你想，当年我若是选中了小赵做老婆，恐怕我现在还不如老弟你。正由于我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结果……”

“你就当上了副局长！”

他谦虚地一笑。

“老兄谦虚！还得说你那份才手。”我说：“我即便有机会，命运也不会跟你一样，因为我没你那么大‘脓水’。若是有个老局长上赶着来跟我‘对梳’，我也不干了……”